

# 文學評論集

侍 桁 著



現代書局印行



文學評論集

韓侍桁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4

No. 0032

文學評論集

實價捌角

出版者	現代書局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發行者	洪雪帆
著作者	韓侍桁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杭州
北平	重慶
廣州	鄭州
漢口	福州
九江	洛陽
貴陽	雲南
	汕頭
	成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4, 4, 10, 初版

1—2000册

# 序

---

這裏收集的二十篇論文，除去一小部分外，全是我最近一年間所寫成的東西。想向着文藝批評這方面努力的志願，是從我開始寫作時便決定了的；但幾年來，爲了生活的苟安，我祇得應着書店的要求，每天從早到晚作着翻譯的工作。雖然偶而也寫一些東西，但那些都是潦草而且幼稚的。直到去年，我從廣東教書回來，才又開始決定努力文藝批評的工作。

當時我曾計劃把五四以後的新文學，作一個有系統的考察，於是就在友人所辦的“民衆導報”上，

繼續寫那“文學史稿”，但那小刊物沒有出版好久就停刊了，我也就不再寫。在“文學史稿”的開頭，我還寫着這樣的話：

“有一年多，我是保守着沉默的態度；但是在沉默中，我是一心一意地向着文藝批評與文學史的方法的研究這方面努力，隨着時間的進展，時時感到自己過往對於文藝觀念的錯誤，於是盡力想尋求補救的方法。但至今我仍祇是漠然地感到一些門徑，尚不能把握住一種統一的思想，我雖然已經知道藝術哲學與歷史哲學的研究對於形成一個人的文藝觀，是比社會科學的研究有更甚的重要性，但想系統地消化了那些知識而適當地把它們應用出來，恐怕是需要畢生的努力的吧。然而在這期間我便永久地沈默着麼？

隨時當關聯着社會現象而考察文學作品的時候，我每覺得在這幼稚的中國文壇上，自己有說一些話的必要了。而且倘若是可能的話，把自己同時

代人與他們的作品，以及它們在當時社會上所發生的影響，順序地給以考察，也許對於某一部分關心文藝的讀者，是可以作為參考的吧，於是手握着筆想要寫下去了。

但是，立刻一種困難便展在面前了，在過往自己是過分地輕視了自己的同時代的作家了，在隨身的書籍中，幾乎沒有一本是他們的作品。最後，才想出這樣的一個方法：把自己在記憶中想要講的話，以及由於新的讀書所得到的觀察，暫時斷片地寫出，留以後再系統地整理吧。這篇題名‘底稿’的來源也便是如此。”

然而就是斷片的底稿也並沒有寫下幾篇，祇有如現今收在這裏的第四，五，六以及第十，十一，十二等而已。其後還是因為參加了關於大眾文藝與“第三種人”的問題，也才能會有了如今這樣不完整的集子。

真實的文藝批評，對於中國文壇的重要性，我

想這是無需申說的事實，而且也是我們文壇上普遍地在要求着的。但至今我們是沒有像樣的文藝批評；不流爲謾罵，就是奉承。奉承或謾罵無需說都是在文章之外，別有作用，然而造成這風氣是極有害於批評界的。

我自問尚沒有這種毛病，可是有時也不免過於偏激，如這裏收集的對於沈從文先生的那文章，就是一個例吧，但在寫作的當時因爲眼看着他的惡影響的氾濫，不能不如此了。而且，有時這種偏激不也正是現時的批評的一特點麼？

總之文藝批評在中國還是一片荒地，急需要真實的工作者的，我們的過去的作家們都是犯了很大的錯誤，他們過去了，未來的人們是應當怎樣地努力吧！

一九三三，八月編後記。

# 目次

---

序.....	I
雜論中國文學.....	2
雜論現代日本文學.....	11
文藝的事實與真理.....	39
關於文壇的傾向的考察.....	50
論文學介紹.....	59
寫實主義文學的發生.....	68
張資平先生的寫實小說.....	76
沈從文先生的小說.....	85
梁遇春的散文.....	96
西林先生的獨幕劇.....	105
郁達夫先生作品的時代的意義.....	120
關於“自己的園地”.....	128
關於“迷羊”.....	136
關於魯迅先生.....	143



---

關於“看貨色”的問題.....	152
論大眾文藝.....	158
論“第三種人”.....	186
“揭起小資產階級革命文學之旗”.....	214
“革命的羅曼蒂克”.....	230
文藝簡論.....	239

# 文學評論集

# 雜論中國文學

---

在最近兩個月之間，我大部份餘暇的時間，是用來讀了“元曲選”；對於一個平時在西洋文學中享受慣了那崇高藝術的樂趣的人，這實是一件較苦的工作。不祇一次我想把我手中的書籍拋棄了，但是爲着我心中的某種目的，我忍耐着，四十八本書終於一一地讀完了。在回思中我檢討了元曲的思想，題材，形式以及詞藻，我覺得它們給我們最大的利益是保存下一些未成熟的材料，而其本身不能算是完成的藝術的作品；在這一點上它們是和中國其他大部份的文學完全相彷彿的。它們不

祇是需要整理，而更進一步是需從新改製的，並且大部份是連改製的價值都沒有。當我想到這便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數百年間數十個作家的精神活動的代表產品時，我就不免有些失望了；這種失望更因為我預先對於它們的過甚的期待，甚至在我的實生活上掠了一層暗影。

我想，恐怕在人類史中沒有一個這麼大的民族，在氣質上，是這樣地違反藝術的情感；而在生活上，又是這樣地與藝術相隔絕；一切都彼虛偽的道德所毀壞了！從元曲的作品上，我看見了我們無數的先祖，他們全不是具有真實情感的人，而是一些幽靈，他們的痛苦，他們的哀愁，同着我們的心，好像是隔了一層迷霧。這樣講，是元曲表現的不真實麼，是因為它們表現的手法的拙劣以致使我們感不到真實的活的人物麼？——一部份是的，但不盡然。根本是這個民族的生活方式與觀念，使我們的情感不能容受了！而且有時還要惹起反感來。他

們若還存在着的話——實際上大部份還是仍然存在着的——一定會稱我們是叛逆的子孫，但這種稱呼對於我們是一種榮譽；於是那在現今的社會上仍然要以他們的全力來支持我們祖先的一切道德觀念與傳統思想的人們，就絕然是我們不可容赦的敵人了。

在這裏一定有人要疑問，現在說這樣的話已經是過時了，遠在十五六年前早就有人作過這種工作了，但我的回答是，的確他們是作過了，但他們從來沒有把這種意識明顯地應用到文藝批評上。無論在思想上，他們曾是怎樣攻擊過舊有的道德觀念與傳統思想，但是當他們一返回到文學研究方面來，他們便忘記了他們所應持的武器，不，他們是不知道怎樣地使用他們的武器了。他們盡全力於搜集與年限的排列，以及其他更瑣碎的問題，有時他們也是達到鑑賞的境地，但是多祇限於詞藻的一方面，至於那成爲研究與整理的最中堅的

部份，他們遺忘了，像這樣所得的“國故整理”的結果，最多也不過是作為我們將來研究的一階段，我們還有更深進的必要。我們要在他們所定的正確的年限，正確的作者與詞藻的解釋之上，更進一步來從事尖銳的批評與新的立場的鑑賞。

在我們全部的數千年的作家中，幾乎很少看得到他們是具有顯明的意識與敬虔而從事藝術製作的：祇是當他們在人生中真實的活動裏失了意的時候，他們才轉到這面來，當然這也不能就算是阻止產生偉大的藝術製作的絕對的理由；我們可以在其他民族的文藝史上看到就是這同樣的作家，也能在文藝上作出很大的貢獻。但他們的環境，他們的生活，他們的文藝的水平線，是和我們的不不同了；假若在他們的內心裏是有那看不見的天才的力在推動着，則他們的環境與生活必是適合於他們的才幹的發展的，而所得的結果自然是建設在文藝的一般水平線之上。至於在我們的祖

先這種場合呢？——就是當他們的內心的天才的火花要爆發出來的時候，他們的環境與生活也會把那微弱的火力熄滅了，而且他們又沒有所謂藝術的基礎，尋不到發展他們的才幹的路徑。祇要他們一拿起筆來，那根深的傳統思想與道德觀念便在他的腦海中像蜘蛛似地搭起網來了；因為他們根本就不是生活的藝術者，更不是能夠靜觀的哲學者，他們祇是一些被實生活削奪了一切的精力的懦弱者，他們一度在仕途上失意了——更有些是失意在妓女身上——對於他們，人生的一切便再無興趣，存在他們的心中的祇有怨艾與憤激。於是他們想報讎了，但誰是他們的敵人呢？——運命與官場得意的人。他們捉到了運命這個小鬼，想剝他的皮，但究竟無效，結果還祇有自怨自艾；官場得意的人是比運命更真實而可以觸得到的，於是把他們不合人性地丑角化，好受他們心中的毒劍的刺殺，假若想像力不聽他們的驅使，創造不出

可以受自己心中惡恨的人物時，則歷史上的人物隨便就可以抓過來，適合着他們的激憤的程度而製作。這樣的作品，在轉變迅速的社會上，是極易被人們忘卻的，因為一個時代和另一個時代的人的情感是有着很大的變化了；但不幸我們的社會是不大容易轉變的，一條直線竟穿過了數千年，今日的生活還依然是數百年前的生活，今日的人的情感還依然是數百年前的人的情感，那在官場失意的又總是源源不絕，則就是這樣的作品，也便總保持着它們的價值。不但沒有被遺忘，反倒是漸漸地增加着副產品了，有人竟以索隱與小註而消磨了他們失意後的全部的生活；對於這些人們，那樣的作品不正是比我們讀着任何崇高的藝術作品所享受的幸福有更大的快感麼？

人物是作者的留聲機，沒有個性，一切的忠孝節義的道德觀，全盡量地充塞進人物的口中，不管是否適合；秀才全是同樣地多情，妓女全是同樣地



風流，婆娘全是同樣地狠毒，甲篇的人物可以隨心地調到乙篇裏去，所差的祇是人物的名字。我想這不祇在元曲的場合是如此，那在其他的小說裏的恐怕也是同樣。僅有的例外，是“水滸傳”，但這部書，不可看爲是施氏一個人的成功，在他之前是有着無數的作者已經部份地替他製造了，他祇不過是把許多故事與人物穿插起來構成一個整體而已。說“水滸傳”不是某一個人的而是中國民族的產品也未爲不可。雖然，就是“水滸傳”，它也還缺少着最高藝術的主要的條件，它內中的故事是有趣的，人物是生動的，但沒有深厚的思想。

“紅樓夢”彷彿是在創造個性的人物之外，作者還要暗中表現出一種較深的思想；中國文學中表現運命的，表現悲劇的必然的徑路的，這一部書是其頂點。但說起來，這是我們國故整理家的羞恥了，他們似乎很少提起過，更不用說那闡發的解釋了。假若以後我們再提到“紅樓夢”還祇是說林黛玉